

前

漢

紀



四

諱弗之字曰不

前漢孝昭皇帝紀卷第十六

荀悅

皇帝戊辰即位年八歲謁高廟三月甲申孝武帝葬
茂陵帝姊鄂邑公主益陽沐邑爲長公主共養省中
大將軍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
軍上官桀副焉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於東
方濟北王寬坐諄人倫祝詛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
利召王王以刃自刎死賜長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
差追尊趙婕妤爲皇太后起雲陵冬匈奴入朔方殺
畧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

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
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巳亥上耕于鈞

盾弄田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
戶夏爲太后起園廟雲陵益州廉頭姑繒牂柯談指
同並二十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
發犍爲蜀郡奔命擊益州大破之有司請河內屬冀
州河東屬并州秋七月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大雨
渭橋絕八月齊孝王孫劉澤謀反欲殺青州刺史雋
不疑發覺皆伏誅遷不疑爲京兆尹賜錢百萬金日
磾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授印綬一
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諡曰
敬侯閏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
良問民所疾苦寃失職者冬無米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
侍中僕射莽阿羅重合候馬通功封光爲博陸侯桀
爲安陽侯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
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群兒自相貴耳光聞
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以宗室母在位者舉茂才劉
辟彊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三月
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
多今年蚕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弄毋令民出今年
田租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
宅冬十月鳳凰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十一月壬辰

朔日有食之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詞訟在後
二年前皆勿聽治初桀子安娶霍光女結婚相親光
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鄂邑蓋長公主私近子
客河間丁外人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驩有詔外
人付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帝時上官安有
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命內之光以爲尚幼不聽安
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
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
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
何憂不封侯乎外人熹言于長主長主以爲然詔召

安女入爲婕妤好女爲騎都尉月餘遂立爲皇后以后
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夏六月皇
后見高廟賜長公主丞相列侯中二千以下及郎吏
宗室錢帛各有差徙三輔富人雲陵賜錢戶十萬秋
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于食流庸未盡還徃時令
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各遣大
鴻臚田廣明擊益州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爲順成侯夏陽有男子
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上使公卿中二千石
雜識視之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
常丞相已下至者並不敢言京兆尹雋不疑後至叱

舊曰鈔本失去二葉
自卷首至自謂二
字止未校

從吏收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昔衛蒯
躓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美之今衛太子得罪
先帝亡不即死今自來此是罪人也遂送詣獄窮治
姦詐遂訊服本夏陽人也姓成名方遂居湖以下筮
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就方遂卜謂之曰子之貌甚
似衛太子遂緣其言乃詣闕廷尉還召其鄉里張祿
者皆識知之方遂坐誣罔腰斬一云姓張名延年霍
光曰大臣當用經術士方明於大義光欲以女妻不
疑固辭畏盛滿也後以病免於家夏六月封皇后父
驃騎將軍上官安爲樂鄉侯罷儋耳番禺九真郡秋
大鴻臚田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斬捕虜三萬餘人

獲畜產五萬餘頭

六年春正月上耕於上林二月詔有司舉賢良文學
問民疾苦議罷鹽鐵榷酤中郎將蘇武自匈奴還武
京兆人故將軍建之子初使匈奴張勝爲副及假節
使常惠等從是時渾邪王姊子勾町王及長水虞常
皆前歸漢後降在匈奴中復欲歸漢謀殺匈奴近臣
衛律律者本長水胡人也生在漢中後降匈奴常惠
素與勝善勝知其謀會事發覺勝乃語武武驚曰事
如此必及我見禍乃死後矣欲自殺常惠等止之單
于召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何面目以生引佩刀自
刎絕半日復蘇單于嘉其節欲降之後疾愈單于將

殺虞常等召武皆會欲因此際降武先擊虞常等令
衛律以劔擊勝勝請降律後以劔擬武武不動律曰
律前負漢歸匈奴賜號稱王擁眾數萬蘇君今日降
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君因我降與君
爲兄弟今不聽吾計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怒罵
律曰汝爲人臣不忠背叛於夷狄何用見汝爲兄弟
乎律知武終不可脅單于欲必降之乃置武大窖中
絕不與飲食七日天雨雪武嚙雪與旃毛并咽之數
日不死單于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羊有
乳乃得歸漢武掘野鼠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
起操持節毛盡落五六年單于弟於靛王弋獵海上

見武能結網紡繳擊治弓弩於靛王愛之陰給衣食
賜武馬畜三歲餘於靛王死丁零盜武牛羊武復窮
厄會李陵降匈奴單于使陵降武謂武曰陵來時子
卿太夫人已死妻已更嫁昆弟或抵罪或疾病死室
家已盡今單于必欲降子卿子卿終不得歸矣人生
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來時忽忽如狂自以痛
負漢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
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酒數日復
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己分死久矣少卿必欲降
武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子前陵見其至誠喟然
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罪上通天因泣下沾衿與

武決去後武聞武帝崩南向號哭數日嘔血及上即位與匈奴和親漢使至匈奴常惠數私見使教之曰陛下親射上林中得白鴈足有繫帛丹書言武等在荒澤中使者以語單于單于驚謝使者曰武等實在許遣之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名揚於匈奴功顯於漢朝雖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足以過子卿陵雖驚駭怯漢日賈陵罪得全其老母得奮大恥之節志在庶幾乎曹劌於柯之盟此陵宿昔所不忘也今漢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當復何顧乎吾已矣令子卿知吾意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經萬里兮渡沙漠爲將軍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石

擗士衆滅兮名已頽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兮單于遂遣武歸漢而陵終匈奴中初武使出百餘人在匈奴十九年凡從還者九人詔武謁孝武陵園廟拜爲典屬國賜錢二百萬公田十二頃宅一區常惠徐勝趙終王良等拜郎中賜帛各二百匹其六人賜錢各十萬歸家復終身夏大旱雩秋七月罷權酤官取天水隴西張掖各二縣以爲金城郡鈎町侯無波帥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立無波爲鈎町王元鳳元年春立泗水戴王子援爲泗水王戴王前薨以無子國除後宮有遺腹子援相內史不以奏言上聞而憐之乃立援爲王相內史下獄武都氏人反遣

脫二字

執金吾馬適建等將三輔太常徒皆兄刑擊之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乙亥晦日有蝕之既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上官桀父子驕放長公主供養上於內桑弘羊爲國興利自伐其功各欲爲子弟黨類求官以私于光光不聽由是與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爲燕王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邸羽林道上稱驚蹕太官先置又擅調發益幕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休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上不肯下昭光光入上曰此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以

將軍之廣明都肄肆邸皆道屬耳調校尉未滿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益幕府校尉時上年十四左右尚書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等數毀光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躬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言乃謀令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殺之因廢帝誘迎立燕王燕王至殺之因立桀爲帝燕王與驛者書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諸郡國郡國豪傑以千數燕王以爲事必成令羣臣皆裝是時天大雨虹下屬燕王宮宮中井水皆竭有黃鼠舞燕王殿前端門中視之不去一日一夜死者數千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廁中豕羣出壞竈御釜六十枚置

殿門前烏鵲自鬪宮中烏死天火燒燕南城門大風
壞宮城樓板樹木流星墜地后妃已下皆恐王驚病
燕占災者言當有兵圍城其在十月漢當有大臣戮
死者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
敞告諫議大夫杜延年以聞桀等伏誅燕王聞之謂
相平曰事已敗遂發兵乎相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
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會賓客羣臣置酒會使者
至賜王璽書曰與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族
異姓謀害社稷親其所踈踈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
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酹見高
祖之廟乎且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王死者二十餘

人詔赦燕太子建爲庶人諡且曰刺王赦燕吏民杜
延年燕倉皆封侯楊敞以大臣不即以聞不封其爲
桀等所誤未發覺者除其罪本志以爲烏鵲鬪燕王
宮中烏死近黑祥也楚王戍時烏鵲羣鬪於野而白
者死燕王一烏一鵲鬪於宮而黑者死俱誅反亂之
祥同占理合此天人之明表也楚冗陽舉兵於外大
敗於野故衆烏白而金色者死燕王陰謀未發獨王
自殺於內故一烏如水色者死此天道精微之效也
無南城門者通漢道也天火燒之者燕往來通言姦
謀之戒也豕出者近豕禍也聽之不聰暴急之咎也
壞竈陳釜於庭者示不復用也而宮室將廢焉黃鼠

舞端門者近黃祥也思心務亂之應將敗死亡之象也庚午右扶風王訢爲御史大夫

二年夏六月赦天下問民所疾苦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立高丈五畧大四十八圍入地八尺三石爲足石自立後有白頭鳥數千下

集其旁昌邑社中枯木復生上林苑中枯柳斷而自

起復姓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當立符節令

魯人睦弘治春秋曉災異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

起當有匹庶爲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

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

帝位以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孟意亦不審知其所

在孟坐誤妖言惑衆伏誅及宣帝起民間而立以孟

子爲郎冬遼東烏丸反天子拜范明友爲度遼將軍

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

四年春正月甲戌丞相車千秋薨千秋者本齊田氏

也以年老上優之得乘小車上殿故世謂之小車丞

相因氏焉二月乙丑御史大夫王訢爲丞相訢始爲

范陽令暴勝之爲直指使者欲斬之訢解衣伏躡仰

曰使者專殺生之柄威振郡國今斬一訢不足以增

威不如特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遂赦之

不誅薦訢徵爲右輔都尉遂進至丞相大司農楊敞

爲御史大夫夏四月渡遼將軍范明友以破烏丸功

及前定益州功封平陵侯平樂監傅介子使持節誅樓蘭王是時樓蘭殺漢使者介子自請於霍光曰願往殺之以威示諸國於是賞金幣揚言以賜外國樓蘭王不承之介子揚引而西曰天子以金幣賜諸國而不來我將西矣多出金幣以示其驛使樓蘭王貪漢物因往見使者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隨介子入帳中屏人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於胷左右皆散走介子告喻以王負漢罪大矣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太子前在漢者漢兵方至無敢動動則滅國矣遂立其王子安師持斬王首歸懸北闕封介子爲義陽侯五月丁亥孝文廟正殿災六月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秋罷象郡冬十一月大雷十二月庚午丞相王訢薨

六年夏赦天下右將軍光祿勳張安世以宿衛忠謹封富平侯烏丸復犯塞渡遼將軍范明友擊之冬十有一月乙丑御史大夫楊敞爲丞相敞華陰人也以謹厚爲霍光所親少府蔡義爲御史大夫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減口賦錢什三庚辰有流星大如月西行衆星皆從之乙丑有雲如狗朱色尾長三丈俠漢西行本志以爲大星如月者諸大臣之象也天以東行爲順西行爲逆此大臣將行權以安社稷星占曰太白散爲天狗爲卒起卒起身禍無時大臣

運柄將安社稷夏四月癸未帝崩於未央宮無嗣大臣議所立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心計不安郎有上書言周大王廢太伯而立王季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心光以書示丞相敞等乃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六月壬申皇帝葬於平陵賀即位行淫亂光憂懣恐及禍以問大司農田延年議欲以廢王延年曰伊尹廢太甲以安殷宗廟後世稱忠將軍若如此即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爲給事中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定謀是時

天陰晝夜不見日月二十餘日賀欲出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賀怒縛勝以屬吏光以爲安世泄語安世實不知乃召問勝勝曰在洪範皇之不極厥罰恒陰即有下伐上光與安世大驚由是重經術士遂召丞相已下羣臣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淫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失色莫敢對者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者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危如使漢家絕嗣將軍雖死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今日之議不可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以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議者皆

叩頭唯大將軍命光遂白皇太后皇太后被珠襦坐武帳中羣臣已下皆以次上殿召昌邑王聽詔奏曰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人子女私內傳舍引昌邑從官騶奴三百人常與居禁闈內戲笑殿中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御史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贈君卿娶妻十人今大行在前殿發樂府器引納昌邑樂人鼓吹徘徊歌舞乘法駕驅馳北宮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與孝昭宮人蒙等淫亂取諸侯王列侯墨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即位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

惑失帝王義五刑之屬莫大於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絕之於天下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當廢臣請有司以大牢告祀高廟皇太后詔曰可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遂下解玉璽組綬奉上皇太后王出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臣愚戇不任漢事遂起就乘輿副車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下臣等負王不敢負社稷光涕泣而去王歸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無輔導之訓悉誅三百餘人唯中尉王吉字子暘郎中令龔遂字少卿以忠直數諫得減死罪一等河南王式字翁思為賀師治事使者

責問式何以無諫書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詩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反覆爲王言之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言之臣以三百五篇詩諫王何以爲無書亦得減死爲世儒宗初賀之在國也好遊獵無節度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經術而好逸遊伏軾搏銜馳騁不止口倦於叱咤手勤於轡筆身勞於車輿朝則冒霜霧晝則犯埃塵夏則爲大暑之所爆炙冬則爲風雪之所偃薄非所以養性命隆仁義也夫廣廈之下旃茵之上明師在前勸頌在後上及唐虞之隆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忻忻然發憤忘食日新其德其樂豈徒銜鑣

之間哉王每放縱失道吉輒諫爭龔遂亦數直諫陳禍福號泣寒寒無已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趨走曰郎中令善愧人及國中皆畏憚焉及王之徵也吉遂又數納諫王不能用遂至於廢於是迎衛太子之孫病已而立焉

是爲孝宣帝

論
蘇悅曰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紂自絕於天易曰斯其所取災言自取之也故曰有六主焉有王主有治王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亡主體正性仁心明志固動以爲人不以爲己是謂王主尅己怨躬好問方行動以從義不以縱情是謂治主勤事守業

不敢怠荒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悖逆交爭
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衰主情過於義
私多於公制度殊限政令失常是謂危主親用讒邪
放逐忠賢縱情遂欲不顧禮度出入遊放不拘儀禁
賞賜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罰以逾法制遂非文過
知而不改忠信擁塞直諫誅戮是謂亡主故王主能
致興平治主能行其政存主能保其國哀主遭無難
則庶幾得全有難則殆危主遇無難則幸而免有難
則亡亡主必亡而已矣夫王主爲人而後已利焉治
主從義而後情得焉存主先公而後私立焉故遵亡
主之行而求存主之福行危主之政而求治主之業

蹈衰主之跡而求王主之功不可得也夫爲善之至
易莫易於人主立業之至難莫難於人主至福之所
隆莫大於人主至禍之所加莫深於人主夫行至易
以立至難便計也興至福而隆至禍厚實也其要不
遠在乎所存而已矣雖在下才可以庶幾然迹觀前
後中人左右多不免於亂亡何則沉於宴安誘於諂
導放於情欲不思之咎也仁遠乎哉存之則至是以
昔者明王戰戰兢兢如履虎尾勞謙日昃夙夜不怠
誠達於此理也故有六主亦有六臣有王臣有良臣
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
達節通方立功興化是謂王臣忠順不失夙夜匪懈

順理處和以輔上德是謂良臣犯顏逆意抵失不撓
直諫遏非不避死罪是謂直臣奉法守職無能往來
是謂具臣便辟苟容順意從諛是謂嬖臣傾險讒害
誣下惑上專權擅寵唯利是務是謂佞臣或有君而
無臣或有臣而無君同善則治同惡則亂雜則交爭
故明主慎所用也六主之有輕重六臣之有簡易其
存亡成敗之機在於是矣可不盡而深覽乎
讚曰本紀稱昔者周成王以孺子繼統而管蔡四國
流言之變孝昭以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
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卒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大
矣哉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

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元始元
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克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
苦議益鐵罷權沽尊號為昭不亦宜乎

前漢紀
前漢孝昭皇帝紀卷第十六 增改三十五字



諱詢字次卿詢之
字曰謀

前漢孝宣皇帝紀一卷第十七

諱詢在位二十一年諱本始節元康神雀五鳳勸勸四年黃龍一年

宣帝初生數月遭巫蠱事幽於郡邸獄廷尉監魯國

邴吉字少卿治巫蠱事於郡邸獄憫曾孫之無辜擇

女徒謹厚者使保養曾孫置閑燥處望氣者言長安

獄中有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中

繫者欲盡殺之及使者至郡邸獄官閉門拒使者曰

皇孫在此此他人無辜死猶不可况親曾孫乎使者自

夕至明不入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悟曰天使之

然也赦天下郡邸獄巫蠱者亦不決曾孫拘繫五年

吉私給衣食占視甚有厚恩後收養於掖庭掖庭令張賀

嘗事衛太子奉養曾孫甚謹以私財供給之既壯為

取暴室奢夫許廣漢女為妻因依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濱中翁高才好學足下有毛居止數有神光照曜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此自怪秋七月庚申徵入未央殿封武陽侯遂即皇帝位見於高廟年十八八月己巳丞相楊敞薨九月大赦天下戊寅御史大夫蔡義為丞相義扶下乃能行衆庶咸曰大將軍苟可用專制者光聞之曰以為天子師宜為丞相何謂乎初義以詩受昭帝其人守學無咎而已戊辰左馮翊田廣明為御史大夫冬十有一月立皇后許氏羣臣方議所立上乃求微時故劍羣臣知其旨乃奏立許婕妤為皇后父

廣漢自以刑人不宜居位封為昌城君後封平恩侯皇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本始元年春正月遣使者持節詔諸郡國謹牧養民以風化德大將軍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聽遂委任焉事皆先聞光然後奏御益封光萬七千戶賞賜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三千匹甲第一區將軍張安世封萬戶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夏四月庚午地震五月鳳凰集膠東千乘赦天下賜吏民爵勿收田租賦六月詔曰故太子在湖未有謚號歲時祀其議謚且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人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

也陛下爲孝昭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逾闔臣愚以爲親謚父宜曰悼考母曰悼后此諸侯國置奉邑三百戶故皇太子曰戾園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號曰戾夫人置守冢四十家園置長丞調衛奉守如法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二等皆稱皇孫史良娣者魯國人也兄曰恭有三子曰高曾玄後皆封列侯悼后王氏涿郡人兄曰無辜封平昌侯次曰武封昌樂侯賜外祖父母號曰博平君食邑萬一千戶追尊外祖父母乃始爲恩成侯詔涿郡治塚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秋七月立燕刺王太子建爲廣陽王廣陵王胥少子弘爲高密王廷尉史鉅鹿路溫舒上

書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又爲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以開有德也昭帝即世無嗣大臣憂懣昌邑即位淫亂而廢是乃皇天所以開至聖也夫繼變亂之後必有雋異之德此賢所以推天命也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受始之統蕩滌煩文除民疾苦存亡繼絕以應天意夫獄者天下之大命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者皆欲人死非憎之也上下相繼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者皆欲人死非憎之也自安之道在人

之死也夫人之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播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妄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殺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抑則鍛鍊而周密內之蓋奏者當成之時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罪何則文致之法明也語曰畫地為獄誓不入刻木為吏議不對此皆嫉吏悲痛之辭故曰天下之患莫不甚於獄上善其言遷廣陽王和府長史後為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延年齊人也以定策安社稷封陽城侯官發僦民車牛三萬乘載沙便橋下送置陵上車直錢一千延年詐增車直二千坐

盜益三千萬御史大夫田廣明謂霍光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大事莫成今縣官出三千萬錢與之何苦乎光曰然子賓實勇士當發大義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撫心曰使我至今日病悻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與公卿議之延年曰幸得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而死夏四月詔有司議孝武廟樂六月庚午尊孝武廟曰世宗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凡武德昭德盛德之舞所以尊祖宗也諸帝廟皆當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帝巡狩所幸郡國皆當立廟告祠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廟復有鴈五采

集殿前西河郡立世宗廟有神光興於殿側又興於房中如燈火狀廣川郡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房戶自開夜有光殿上盡明初議立世宗長信少府夏侯勝以為武帝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侈無度不宜立廟勝坐毀謗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不舉劾皆下獄久繫霸欲從勝受業勝辭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受霸尚書繫更再冬講不怠會赦勝出為諫議大夫給事中薦霸揚州刺史霸字次公淮陽人勝字長公夏侯始昌之族子勝為人質朴無威儀見上時誤謂上為君或自稱字上前上欲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之勝

此行舊鈔本無係
衍文惟亦字與舊鈔
合茲既據改於上宜節
之

為人質朴無威儀見上時誤謂上為君或自稱字上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之勝曰陛下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誦之臣以可傳故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初皇太后聽政霍光以令太后從勝受尚書及勝卒太后編素五日儒者以為榮

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許氏崩初霍光夫人顯有小女欲貴皇后當產疾顯陰使醫淳于衍行毒藥後有人上書告諸醫治疾無狀者皆收繫顯恐急具狀諮光因曰既已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默然後奏上置衍勿論事不發覺夏大旱五月御史大夫田

廣明爲祁連將軍與蒲類將軍趙充國虎牙將軍田
順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兵十五萬與校
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並擊匈奴初匈奴數侵邊又
西伐烏孫武帝欲與烏孫共擊匈奴故以江都王建
女細君爲公主妻烏孫昆彌昆彌以馬千匹爲聘禮
漢爲公主備屬官內官侍御數百人公主自爲宮室
居歲時與昆彌飲食言語不通公主悲愁上聞而憐
之間歲遣使者遺之甚厚細君卒復以楚王戊之孫
女解愁爲公主以繼之於是匈奴復侵烏孫昆彌昆
彌與公主上書請共擊匈奴烏孫自將五萬騎常惠
與烏孫獲匈奴父行與嫪名王都尉已下四萬餘級

牛馬駱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其虜獲時匈奴
聞漢大出兵皆將老弱驅畜產遠遁逃故漢軍所得
少而祁連將軍虎牙將軍有罪皆自殺常惠封長罷
侯匈奴由是人民畜產死亡者衆而國虛耗矣其冬
單于自將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一丈餘匈奴
人民畜產凍死還者十無一二於是丁零乘弱攻其
北烏丸入其東烏孫入其西又重以饑餓死者十三
匈奴大困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治匈奴遂
弱矣六月乙丑丞相蔡義薨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爲
丞相大司農魏相爲御史大夫
四年春正月遣使賑貧民減太官損膳省宰樂府減

樂人三月乙亥立皇后霍氏光女也賜丞相以下至
郎吏金帛各有差赦天下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
地震或山崩泉出宗廟墮落上素服避正殿五月大
赦鳳凰集北海安丘秋廣川王去有罪廢徙上庸自
殺去者惠王越之孫初事師受易師數諫正之去後
以師爲內史掾師數使內史禁切王家欲以示正之
去怒陰使人殺師父子不發覺其後用幸姬昭信等
之讒殺姬昭平等二人恐語泄復殺婢三人昭信又
曰夢見昭平等去曰虜乃敢復見不畏我邪掘屍皆
燒之爲灰後立昭信爲后又陰譖幸姬望卿疑與郎
吏有私去即裸望卿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之望卿

走投井未死割其脣鼻斷其舌昭信與去共支解置
大鑊中又取桃灰毒藥并煮之連日復殺其女弟都
後去數召姬榮愛與之飲酒昭信讒之投井中出之
未死燒兩灼潰兩眼生割兩股銷鉛錫灌口中愛死
支解以棘埋之諸得幸者昭信皆讒殺凡十四人皆
埋宮中昭信又謂去曰諸姬淫泆難禁請閉諸舍門
無令得妄出入使其大婢爲僕射主外永巷盡閉封
諸舍門上鑰於太后太后置酒乃召見昭信與去從
十餘婢傳歌遊戲望卿母求二女屍昭信令奴殺之
後捕奴得辭伏狀內史相劾狀奏之有司請捕誅去
上不忍致法廢徙之蜀昭信棄市

地節九年春正月有星孛於西方太白二丈本志云
太白爲天之將軍彗孛加之掃滅之象也三月假郡
國貧民田夏六月詔宗室屬籍未盡而罪絕者復屬
使得自新冬十有一月楚王延壽謀反自殺十有二
月癸亥晦日有蝕之

二年春正月庚午大司馬將軍霍光疾病上自臨問
爲之涕泣及薨皇太后親自臨喪太中大夫御史持
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幕府墓塚上賜金錢繒絮繡
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玉珠璣玉含梓棺便房黃腸題
漆各一具椁木外藏椁一十五具東園溫明秘器皆
如乘輿制度載光柩以輜輶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

車北軍五校士軍陣至茂陵以送葬謚曰宣成侯疇
其爵邑復其後世如蕭相國子禹嗣爲左將軍復使
光兄子雲侍中奉車都尉雲弟樂平侯山領尚書事
示不專政以優崇霍氏也夏四月戊辰立皇太子大
赦天下霍光既薨光夫人顯改光生時所造坐制而
更奢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臺南出單墾盛
飾輦道通屬水巷而幽良人婢妾以守之廣治第舍
作乘輿駕輦加畫繡茵馮黃金塗鞞絮薦輪侍婢以
五綵絲輓顯於第中遊戲與光所幸監奴馮子都淫
而禹山等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及山兄冠軍侯雲當
朝謁數稱疾私出遊獵或遣蒼頭代朝謁莫敢譴者

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無度及上立太子顯怒不飲食嘔血三日曰此乃民間子安得立后有子反當為王邪後教皇后鳩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阿保必先嘗之后挾毒藥不得行霍氏與御史大夫家爭道欲蹋大夫門御史叩頭謝奴乃去其放縱如此御史大夫魏相上書言霍氏驕奢恐浸大不可制宜有損奪其盛權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後又故上事皆有二封其一封錄尚書副當先發所言不善輒不奏相復白去副封以防壅塞上善之詔相給事中相字弱翁濟陰人也於是上親政事羣臣得以徑奏封事上五日一聽朝丞相以下各依職奏事

采納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雖功勞當遷輒厚加賞錫不數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具備是以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郡守輔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其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上嘗曰庶民所以安於田里而無怨恨嘆息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長吏者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上久不敢欺罔則民從化故二千石不可數遷徙有治理之効者輒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輒選所長而遷次用之故民安其土吏勸其業矣時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任

用能吏諫議大夫王吉上書曰今世俗吏治民者非有禮義仁信稱旨可世世通行者也徒設刑以守之欲以為治者不知其所由意以為穿鑿各取一切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國異政人殊俗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朴日消恩愛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虛言也願陛下承天心發大義與大臣公卿延及儒生述禮樂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致於仁壽之域則治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以條奏吉又以世俗嫁娶太早未知有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人多夭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恥不相及故有不舉

子者夫得任子弟為官失舉賢之義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列國入承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皆宜改正時上不納吉言乃謝病歸

論 荀悅曰尚公主之制人道之大倫也昔堯降釐二女於媯汭嬪於虞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春秋稱王姬歸於齊古之達禮也男替女凌則淫暴之變生矣禮自上降則昏亂於下者衆矣三綱之首可不慎乎夫成大化者必稽古立中務以正其本也凡吉所言古之道也

三年春正月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至者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

侯夏四月戊辰車騎將軍光祿勳張安世爲大司馬
車騎將軍如故京師大雨雹大行治禮丞蕭望之上
疏願口陳災異上在民間時素聞蕭長倩名曰此東
海蕭生邪問其狀對曰春秋魯昭公三年大雨雹是
時季孫專權卒逐昭公向使魯公察其變宜無此害
附枝大者敗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陛下以聖德居
位思政求賢此堯舜之用心也然祥瑞未臻陰陽不
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惟明主親萬機
舉賢良以爲腹心公道立則姦邪塞姦邪塞則私權
廢矣對奏拜望之爲謁者是時招賢良納直言多上
書言便宜者輒下望之問狀或用或罷所獻奏皆可

望之遷諫議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初霍光秉政
長史邴吉薦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時吏民見光者
皆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之望之獨不聽肯自引出閣
光令吏勿持既見責曰將軍輔翼幼君將流大化是
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令士見者皆露索
挾持恐非周公輔相成王之禮致白屋之意也於是
光獨不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吏二歲間仲
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而望之以對策甲科爲郎署
小苑東門長仲翁出從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
碌碌反抱關木望之曰各從其志望之復失郎至是
乃得用焉是時光兄子中郎將冠軍侯雲樂平侯山

皆以過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書曰臣聞公子季友
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寬有功於齊
皆疇其官位延及子孫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
專魯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尤甚今朝臣皆明
言陛下褒寵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宜罷王侯皆就
國明詔以恩德不聽群臣以義固爭之久而後許之
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以朝臣為知禮今朝
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
兩侯已出人情不能相遠也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
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寬計也上善
其言五月甲申丞相韋賢以老病錫金鞍車駟馬薨

於家子弘為太常丞賢以弘當為嗣太常職當陵廟
煩劇多過勅令自免弘懷讓不去官及賢病篤弘坐
宗廟事繫獄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
言於是門下生與賢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
書言大行以小子河南都尉玄成為後玄成聞當嗣
即佯狂驗不得已乃使封爵上高其行以玄成為河
南太守弘為大都尉遷為東海太守後玄成為列侯
侍祠孝惠廟雨淖不駕馬車而騎馬至廟下削爵為
關內侯玄成自傷貶此爵乃為詩自責曰惟我小子
不肅會同墜彼輿服黜此附庸赫赫顯爵自我墜之
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為忍愧寄之我顏孰將遐狂

從之夷蠻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人終焉其度
誰謂華高跋其齊而誰謂德廣厲其庶而嗟我小子
不貳其尤墜彼令爵由此擢辭四方群后我監我視
威儀輿服唯肅是履六月壬申御史大夫魏相爲丞
相太子太傅邴吉爲御史大夫少傅東海踈廣字仲
翁爲太子太傅平恩侯許伯爲太子少傅以太子尚
幼伯欲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事上以問廣廣對曰
太子國儲副君官屬師友必取天下英俊不宜獨親
外家且太子有大傅有少傅官屬以備今復取舜監
護家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而止
廣兄子受爲太子家令亦恭謹而好禮上幸太子宮

受迎謁應對及置酒侍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
歡悅頃之拜受爲少傅父子並爲師傅每朝太傅在
前少傅在後朝廷以爲榮九月壬辰地震冬十月詔
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詔
池苑未幸御者假與貧民郡國官館勿修治流民還
鄉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筭事冬十有一月詔郡國
舉孝弟有行義者各一人十有二月初置廷尉平四
人秩六千石諫議大夫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
聽雖不置廷尉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
令律令一定愚民知其所避畏姦吏無所弄權柄今
不正其本而救其末世衰毀則廷尉平招權而爲亂

首矣省汶山郡并蜀郡

是卷訂正九十六字刪衍文二行



漢紀中宗
前漢孝宣皇帝紀一卷第十七
前漢孝宣皇帝紀一卷第十七

前漢孝宣皇帝紀二卷第十八

荀悅

四年春正月封蕭何孫建為鄼侯詔民有太父母父
母喪勿徭事夏五月山陽濟陰雹如鷄子地深一尺
五寸殺二十餘人飛鳥皆死詔曰自今子有匿父母
妻匿夫孫匿太父母皆勿治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太
父母匿孫罪殊死以下皆詣廷尉以聞立廣川惠王
孫文為廣川王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謀反誅初霍氏
顯殺許后事頗漏泄而未察上乃徙霍氏諸女婿在
內及為將校者皆為郡守更以禹為大司馬罷其屯
兵霍氏由是恐懼而顯乃以許后告禹等禹等驚恐
曰縣官所以斥逐諸女婿必以是故也霍雲所親張

放謂雲曰可令太夫人言於太后先殺丞相及平恩侯移徙陛下在太后耳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霍山及張放等後有詔勿捕山等愈恐曰惡端已見之久尤未發發即族我矣不如先之遂謀反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因令其女婿光祿勳范明友等承太后制引斬丞相平恩侯因廢帝而立禹會發覺雲山明友等自殺禹具五刑顯腰斬先是禹夢見第門皆壞有人發第端門屋瓦投之地就視之則不見先是茂陵徐福上疏曰霍氏太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令亡書三上輒不報聞霍氏既誅而告霍氏反者金安王等五人皆封侯

或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旁有積薪客曰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恐有火患主人不聽俄而其家失火隣人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隣灼爛者在上其餘以功次坐而言曲突者不得與焉或謂主人曰向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請客不及曲突徙薪曲突徙薪反無恩澤燠頭爛額復爲上客邪主人乃悟而請之向使徐福之言早行國無列土之費而臣亡逆亂之敗矣上乃賜福帛千疋以爲郎中初禹與張安世長子千秋俱爲郎中將兵從擊匈奴還霍光問千秋戰關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

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對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
才乃歎曰霍氏世衰而張氏興矣八月己酉皇后霍
氏廢處昭臺宮九月詔曰今繫者或以笞無辜饑寒
凍死獄中何為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
歲上繫囚以笞掠若病死者所坐各縣爵里丞相御
史課殿最以聞十有二月清河王延年有罪廢遷防
陵渤海太守龔遂以治民有績徵先是渤海左右數
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禁遂以選為太守時
年七十餘形貌短小上望而心輕之問遂曰渤海擾
亂將何以息其盜賊遂對曰渤海遐遠不沾聖化其
民困於饑寒而吏不卹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

兵於潢池中爾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邪上聞遂
對甚悅曰選用賢良故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
猶治亂絲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陛下詔
丞相御史且勿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以便宜行事上
許之加錫黃金未至郡郡界遣兵以迎遂遂於是移
書罷遣捕盜賊吏民諸持鋤鉤田器皆為良民吏無
得問持兵者乃為盜賊悉遣迎兵還單車至府郡中
翕然盜亦皆罷又多劫掠聞教令即時解散皆持鋤
鉤於是郡內悉平民安土樂業乃開倉廩假貸貧民
選用良吏慰安收養焉齊俗奢侈好為未伎不作田
種遂乃躬率以節約使民賣刀劍買牛犢曰何為帶

牛而佩犢乎勸民農桑課民收歛數年之間民皆富足而獄訟息止上徵遂到將見議曹掾王生謂遂曰天子即問君何以爲理者君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嘉其言有讓歎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也遂對曰議曹掾教戒臣上拜遂爲水衡都尉而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

元康元年春正月龜茲王及其夫人來朝龜茲夫人即烏孫公主女也自以得尚漢外孫故請朝上納之贈賜甚厚焉號夫人曰公主龜茲王樂漢衣服制度歸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爲之語曰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所謂騾也

以杜陵東原上爲初陵更名杜縣爲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貲百萬者於杜陵鳳凰集太山陳留甘露降於未央宮三月赦天下徙勤事者賜吏民爵鰥寡孤獨帛夏五月立皇考廟益奉明國百戶爲奉明縣有司奏言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考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置縣尊戾夫人曰戾太后置園廟奉邑益戾園各滿三百家復高祖功臣絳侯周勃等三十六人子孫世世勿絕嗣其無敵後者復其次秋八月詔舉通文學者冬置建章衛尉二年春正月詔曰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赦吏修身奉法未能有稱朕甚憫焉其赦天下厲精更始二

月乙丑立皇后王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從官錦帛各有差王氏之先有功於高祖賜爵關內侯至王皇后父奉光上在民間時與相識有女當適人夫輒死及上即位乃納之後宮為婕妤是時諸愛寵婕妤皆有子上懲霍后之欲鳩太子也以王婕妤無子有寵乃立之以母養太子封父奉光為卬城侯夏五月詔曰吏用法式或以心巧析律二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無由得知或擅興徭役飾厨傳稱過客越職逾法以取名譽二千石皆察官屬勿用此人今民頗被疾疫之災其令郡國被災甚者無出今年租詔曰聞古者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而今

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朕甚憐之其改諱詢觸諱在令前者赦之冬京兆尹趙廣漢有罪腰斬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也坐殺人不辜丞相按驗之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以此脅丞相丞相按之愈急廣漢乃將吏突之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堂下收奴婢十餘人考問其事丞相上書自陳曰妻實不殺婢婢有過自殺耳丞相司直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不道上乃下廣漢廷尉獄又坐殺人不辜治罪吏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初廣漢為京兆尹廉明抑強扶弱小民得職而吏士盡心其盜賊姦邪纖微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欲劫人語未及竟廣

漢知之使吏捕治之具伏富人蘇回為郎二人私劫質之有頃廣漢至曉賊曰釋質束手善相遇幸逢赦賊驚愕即出叩頭廣漢為跪謝曰幸全活鄙甚厚遂送獄勅吏謹遇之給酒肉冬當斷預為調官飲具皆曰死無所恨矣廣漢嘗召湖都亭長湖亭長西經界上亭長戲曰為我通問趙君湖亭長至廣漢曰界上亭長謝我何故不為致問其摘茲發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令長安遊徼獄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羞自重不敢枉法京兆清正長老稱之以漢興京兆尹無及廣漢者百姓追思而歌之初為潁川太守誅大姓首惡郡中震慄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匈奴及

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然好用新進少年率多果敢之計侵犯貴戚大臣卒以此敗焉車師王烏貴靡初和於匈奴後降漢又恐匈奴攻之懼而奔烏孫漢使者鄭吉田於渠黎乃迎車師妻子傳送長安賞賜甚厚四夷朝會常尊顯而示之乃立車師太子軍宿為車師王徙居渠黎而吉等田車師故地匈奴爭之而攻漢屯田者趙克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丞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

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
事乃天道也自頃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
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田車師故地不足以置意中
國今諸將軍欲興兵入奪其地臣愚不知此兵欲何
名也今邊境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
民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兵出雖勝必有後憂
今郡國守相率多不精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郡國
盜賊繁多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纖微之忿於遠
夷此乃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上乃棄車師之地丞相又奏言古有義和之官以承
四時之節以敬授民事人君動靜奉順陰陽則和氣

應而災害不生自高皇帝時有主四時之官臣願陛
下選用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事時明言所職
以順陰陽上從之丞相勅掾吏案事郡國若休告還
府輒白四方得失異聞盜賊災變輒奏言之以廣視
聽是歲烏孫昆彌上書願以漢外孫楚公主子元貴
靡爲嗣得復尚漢公主上以楚公主弟子相夫妻之
送至燉煌聞烏孫昆彌死元貴靡不得立乃還荅公
主侍者馮嫪常持節爲漢公主使外國外國敬信之
號曰馮夫人上乃徵馮夫人問烏孫狀而遣謁者送
馮夫人輅車持節詔昆彌烏孫就居以爲小昆彌而
立元貴靡爲大昆彌兩昆彌之號自此始也

三年春神雀集泰山有鳥五色以萬數飛過京師翺
翔屬縣賜諸侯王將軍列侯二千石至郎從官帛各
有差賜天下吏民爵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詔曰蓋
聞象有罪而舜封之有痺骨肉之親放而不誅其封
故昌邑王賀子為海昏侯又曰御史大夫邴吉中郎
將史魯史玄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
皆與朕有舊恩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厥功茂矣
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賀子侍中中郎彭祖為陽
都侯追謚賀為哀侯吉魯玄舜延壽皆列侯故人及
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者皆以差受祿賜是時
掖宮婢名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下掖

庭令問則則辭引御史大夫邴吉知狀吉識之謂則
曰汝嘗坐養皇孫不謹督咎之安得有功獨渭城胡
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詔求組徵卿皆已死有子孫
皆受厚賞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見具問則乃知
吉有舊恩賢其不言會吉病篤封吉為博陽侯就加
印綬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
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者吉未獲報而病甚非其
死疾也後吉瘞上書固辭封上不聽及杜陵陳遂字
長子上微時與上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即位稍見進
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
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乃上

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
遂為京兆尹後至廷尉遂孫尊字孟公以好賓客著
名身長八尺餘容貌甚偉貴戚豪傑咸敬重之所在
輻湊莫不震動為河南太守作私書與京師故人召
善書吏十人於前遵憑几口授與書吏且省官事書
數百封親踈各有意義河南人大驚性嗜書與人尺
牘莫不藏之以為榮然好酒奢放不拘禮度與張敞
之孫張竦字伯松相善而竦好學問節約自守並著
名字仕官相及遵謂竦曰足下苦身自約而我放意
自恣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我獨差樂顧不優耶竦
曰人各有長短子欲學我亦不能吾欲效子亦敗矣

夏六月立皇太子欽為淮陽王欽者張婕妤之子也
好經學書法律聰達有才上甚愛之而張婕妤最幸有
寵上有意欲立張婕妤子欽然以太子起於細微上
少時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故不忍廢也是
歲皇太子冠既學通論語孝經太傅竦廣謂少傅受
曰吾聞知止不辱知足不殆急功成名遂而身退天之
道也即日廣受俱謝病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
許之賜黃金各二十斤而皇太子贈以金五十斤公
卿大夫故人邑子為祖道於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
兩及道路觀者莫不歎請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漢既
歸東海令其家供酒食諸族人鄉里相與娛樂數問

其家金盡未昆弟諸老謂宜爲子頗立產業廣曰吾自有舊田廬子孫勤力於中足以供衣食今復增益之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人之所怨吾旣無以教化其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其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老臣也故樂與其鄉黨宗族共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宗正陽成侯劉德者辟強之子也亦抑損自守家產不過百金餘與昆弟賓客終不積財霍光秉政欲以女妻德德不敢娶畏盛滿也好黃老術有智畧少時數召見武帝謂之千里駒德治淮南獄盡得淮南秘書德小子向字子政幼而誦習之以爲

奇奏言黃金可成上令向典向萬鑄作事費金甚多不驗向坐僞鑄黃金下獄當死德上書訟向有司奏德訟子罪失大臣之體會德病卒上亦奇向有才德減死後論立穀梁春秋上因令向受穀梁春秋傳與諸儒講五經於石渠拜郎中給事黃門遷諫議大夫給事中向後爲宗正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清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精思於經術晝讀書傳夜觀天文或覆不達旦

四年春正月詔曰朕惟耄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已上非誣告殺傷人

他皆勿坐遣太中大夫李強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
問孤寡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才異論之士二月
河東霍徵史等謀反誅三月詔曰乃者神雀五采以
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
苑朕之不逮寡厚德屢獲嘉祥非朕之任其賜天下
吏民爵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秋八月賜
功臣嫡後黃金人二千斤賜故右扶風尹翁歸子黃
金百斤以奉其祭祀翁歸字子沉其清潔語不及私
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然任刑威京師畏之其姪
糾遊俠皆有名藉盜賊發其比伍輒使以類推迹其
所過抵率常如其言初田延年爲河東太守召見故

吏五六十人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翁歸獨伏不肯
起對曰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延年乃與語大奇之自
以爲不及翁歸遂舉孝廉後爲東海太守過辭廷尉
于定國欲以邑子二人囑托且令坐後堂待見及與
翁歸語終日不敢見之已而謂其邑子曰此賢將汝
不任事也且不可干以私丙寅大司馬衛將軍張安
世薨安世以大司馬領尚書事職典樞機謹慎周密
再定大政已決輒稱病出聞有詔令乃大驚使吏之
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預議也常有所薦
其人來謝安世安世大恨之以爲舉能達賢豈有私
謝耶後絕不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曰以

君之功高明主所知絕不許已而郎果自遷幕府長
史或謂安世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議者
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人臣自修而
已安知士而薦之其匿名迹遠權勢皆如此然安世
家僮七百人各有伎巧積累纖微故能值其貨富將
擬過霍氏然身衣戈綉夫人紡績車服甚節安世薨
子延壽爲嗣自以身無功德何以久堪先人大國數
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從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彭
祖初上徵時與同硯席讀書上親之上以延壽爲有
讓乃徙封平原侯戶口如故租稅減半遣使至烏孫
求車師前王是歲車師王烏貴靡自烏孫至賜第舍

令與妻子居是時比年豐嘉穀玄稷降於郡國金芝
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
獻其皮骨爪牙神雀仍集

是卷訂正六十九字



前漢紀
前漢孝宣皇帝紀二卷第十八

前漢孝宣皇帝紀三卷第十九

荀悅

神雀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秦時三月行幸河東
祠后土賜天下勤事吏及民爵鰥寡孤獨高年帛所
賑貸貧民勿收行所過無出田租詔曰夫江海百川
之大者今闕無祀其令祠官以時祠江海及洛水膠
東王相張敞為京兆尹敞字子高河東人先是敞為
山陽太守郡內清治上書自請曰山陽戶九萬三千
計盜賊未得者十七人他課皆如此臣久居閑處而
忘國事非忠臣也請治劇郡時膠東盜賊並起長吏
不能治乃拜敞為膠東王相至郡明設購賞開賊盜
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

數人國中清平王太后數遊獵敞上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曲楚莊王好畋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甘旨耳非惡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慾者將欲率二君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駢輜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佩玉內飾則結紉綢繆此時至尊至貴所以自斂制不自恣縱之義也本今后姿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之而少以畋獵縱恣爲名於是以此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合行於來今今后姬有所法則臣下有所稱頌及爲京兆尹長安多盜賊自趙廣漢後守尹皆不稱職敞到則求問長安父老偷長得數人皆

溫厚出從僮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赦其罪令致諸偷偷長曰今君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散請一切受署敞皆捕爲吏遣歸休置酒諸小偷悉賀飲酒醉偷長陰以赭土汗其衣吏坐里門閱出衣赭汗者悉收一旦乃得數百人由此桴鼓希鳴市無偷盜敞治京兆修廣漢之迹其方畧耳目不及廣漢然頗以經術儒雅以輔其政不純用刑故能免於戮西羌反夏四月後將軍趙充國討西羌充國字翁孫隴西人也時年七十六初出兵上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無逾老臣願陛下以兵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旣行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有戰備止必堅營

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至西部都尉府
日饗軍士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於是酒泉太守辛武
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能久或曰
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策也今虜朝夕為寇
胡地苦寒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
已上可以悉發以七月上旬賫三十日糧分兵並出
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之上者虜以畜產為命
今皆離散兵出雖不盡誅且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
引軍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振壞上下其書於
充國充國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為兩道出張掖酒
泉回遠千里以一馬自馱負三十日食為米二石四

升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
商軍進退稍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必
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而武賢以
為可奪其畜產虜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張
掖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
大入其郡兵尤不可悉發先零首為叛逆他種劫略
故臣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彰先行先零之誅
以振動之宜悔過反善因捨其罪選良吏撫循和輯
此全師保勝安邊之長策也上下其書公卿議者咸
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
亦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為強弩將軍即拜

音
反竹足

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奏因以書勅切讓充國曰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畜食多藏匿山林中依險阻將軍士卒寒手足皸瘃寧有利乎將軍不念中國之費而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擊罕开將軍其自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勿復有疑夏六月有星孛于東方秋七月大旱充國上書曰臣前奉詔告諭罕开宣天子至德以解其謀罕开之屬皆知明詔今先零已為寇日久而罕开未有所犯今先擊罕开釋先

零赦有罪誅無辜去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先零欲為背叛故與罕开解仇結約其心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先擊罕开而先零必救之以堅其交迫脅諸小國種附者稍集虜兵浸多用力數倍恐國家憂累四十年數不一二歲而已臣之愚計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之矣以今進兵誠未見其利上乃璽書報從充國計擊先零充國引兵至先零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乘車重欲渡湟水水道阨狹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乃徐行驅之虜赴水溺死數百人乃降斬首五百餘級虜遂敗走獲牛馬羊十萬餘頭車四十餘

兩兵至罕开地令軍無燔燒聚落芻牧田中罕开羌聞之喜曰漢兵果不擊我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自來歸充國充國以聞賜飲食遣還諭種人罕开竟不煩兵而降上賜充國書令破羌將軍爲充國副進兵擊先零時先零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留屯田或諫曰將軍數不奉詔一旦繡衣來責將軍身且不能保何國家之能安今此利病之間又何足爭充國曰是何言之不忠也今漢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事也諸君徒欲自營不爲國計也吾固以死爭之明主可以忠言遂上屯田罷兵狀奏

曰虜易以計破難以用兵臣愚以爲擊之不便今吏士馬牛穀糧芻藁之費甚衆轉輸不能給願罷騎兵留屯田兵士屯要害處益畜積省大費謹上屯田處器用簿上報曰如將軍計虜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其熟計復奏充國上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今虜亡其美地茂草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叛志散師屯田以待其變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屯田便宜十二事分步兵九校吏士各萬人留屯田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排抑羌虜使不得肥饒之地分破其衆成相叛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土一歲罷

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漕運穀至臨羌
以示胡虜揚威武折衝之具五也以閑暇時代材木
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不乘危徼倖不出使
虜因竄於風寒之地惟於疾疫霜露之患坐得必勝
之道七也亡無經險阻遠追死傷之患八也內無損威
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日無驚動河南
大小罕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
至鮮水以制西域申威西極使師從枕席上過十一
也既省大費徃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詔復報曰
將軍獨不計虜兵將攻撓屯田者及殺略人民將何
以止之大小罕开前言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久不

往得無不分別人而并擊我耶其意常恐今兵不出
得無變生於先零為一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虜失地
遠客分散飢寒皆聞天子明詔令相捕斬之賞臣愚
以為其勢自壞今留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
便部曲相保塹壘木樵留屯便兵飾弩烽火相連勢足并
力以逸待勞兵之大利騎兵雖罷虜見屯田為必擒
之具必有土崩以歸之意宜不久矣今虜馬羸瘦必
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來為寇又見屯田兵精
必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若為小寇勢不足患臣
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釋坐勝
之道乘從危之勢兵不見其利而內自疲弊貶重自

前漢書卷之九
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不可空如是徃役自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見轉運煩費傾國家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為不便且校尉臨衆宣明威德奉厚幣撫循罕开羌衆喻以明詔必無異心不足以疑故出兵臣今奉詔出塞引軍遠攻罷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偷得避嫌之便而無後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敢避斧鉞之誅謹昧死以聞充國初奏事議臣非難充國十七人中十五人最在後十三人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於是詔報聽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充國兵

在外已經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給輸田事廢業無餘積雖羌虜必破來春民必困乏願令諸有罪非盜賊受財殺人犯不道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備預百姓之急事下有司左馮翊蕭望之曰民含陰陽之氣有仁義利慾之心在上之教化雖堯舜在上不能去民利慾之心而能令其利慾不勝仁義也雖桀紂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利慾也故堯舜桀紂之分在於義利而已矣故道民不可不慎也令民以粟贖罪則富室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父兄內熱聞以財得生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傷之

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親戚一人得生十人已死
如此則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不可卒
復古者藏財於人不足則取之有餘則與之故詩云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
我私下惠上也今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
以贍其用古之通道也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
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無以加也今議
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上復下其議敞曰
令罪人出錢減死便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又諸盜
賊及殺人犯不盜者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犯所不
當得為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不可蠲除今因此

令贖其甚明何傷教化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
有金選之品其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今涼州方
秋饒之時民尚饑乏況至來春必將大困不早慮賑
卹必全之策而引常經以難常人常人可與守經未
可與從權也望之復對曰先帝聖明賢良在位立憲
垂法為無窮之基故今布令曰邊郡數被兵難饑寒
天絕天年父母相失天下共給其費故為軍旅卒暴
之事臣聞天漢四年常使罪人贖罪出錢五十萬減
死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借至為盜賊以贖罪姦邪
並起臣以為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御
史大夫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畧足相給遂不施行敞

議賜大司農朱邑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邑字仲卿
廬江人身爲列卿居處節約俸祿以供九族鄉黨家
無餘財敦厚公正不可交以私上甚重之將死屬其
子曰我故桐鄉嗇夫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
孫奉祀不如桐鄉桐鄉民爲起立祠歲時常祭之是
歲韓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封龍額侯

二年春正月乙丑甘露降鳳凰集於京師群鳥從之
有萬數夏五月西羌平斬其首惡大豪楊玉首以降
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赦天下後將軍充國還所善
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將軍出擊
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

不出必自服矣雖然將軍即見上宜歸功於二將軍
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之功哉兵
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言
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
計武賢由是怨充國上書告充國子中郎將邛前從
軍在西羌時言車騎將軍張安世常不快上意上數
欲誅之邛家將軍爲上言安世事孝武皇帝數十年
稱忠謹宜見全恕由是得免邛又坐禁止而入至充
國幕府司馬中亂屯兵邛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
金安車駟馬免罷就第充國初以司馬從二師將軍
擊匈奴大爲虜所困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

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一師引軍隨之遂得解身
被二十餘瘡武帝歎之擢為車騎將軍長史太始之
際與霍光定策要宗廟封營平侯秋匈奴大亂日逐
王先賢單于來降時衛司馬會稽人鄭吉使護鄯善
西南道以攻破車師日逐王請降於吉吉發諸國兵
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及河
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封日逐王為歸
德侯吉為安遠侯使吉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
護都護之號自吉始也於是吉始中西域而立幕府
治塢壘城鎮撫諸國漢之號令頒於西域始自張騫
而成於鄭吉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下獄自殺寬饒

魏人為儒學者所宗剛直公清數干犯上意在位久
不遷越先之者多寬饒自伐其行能意終不滿時上
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
儒術不行以刑獄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
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聖
賢若四時之運成功者去不得其人不居其位書奏
上以寬饒為怨謗下其書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言
意欲求禪大逆不道遂下獄諫議大夫鄭昌上書曰
司隸校尉食不求飽居不求安進有憂國之心退有
死身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
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諫國事下有司劾以大辟

臣幸得與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
遂下廷尉寬饒引佩劍自殺寬饒為司隸京師肅清
居貧子弟常步行自戍北邊然性頗深刻刺舉無所
迴避貴戚大臣人人相與為怨平恩侯許伯入第丞
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賀許伯請之乃
往從西階上東向特坐許伯自酌寬饒曰無多酌我
我有酒在丞相笑曰次公醒而如狂何必酒也坐皆
屬目卑下之酒酣作樂長信少府擅長卿起舞為沐
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悅仰視屋而歎曰富貴
無常忽輒易人如此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者得久
矣君侯可不戒之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

而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請乃止寬饒
初為衛尉司馬先是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嘗為衛
尉徑役使市買寬饒按舊令遂揖衛尉衛尉私使寬
饒寬饒以令詣府門謁辭尚書尚書責問衛尉由是
不敢私使而司馬不拜寬饒為司馬斷其單衣令短
躬按行士卒撫循之甚有恩信及歲盡交代上臨饗
罷衛士卒數千人皆叩頭請留一年以報寬饒厚德
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始和親

三年春起樂遊苑二月丙辰丞相魏相薨四月戊辰
御史大夫邴吉為丞相吉起刑法小吏及為丞相以
禮讓臨下掾吏嘗有罪輒與長休假無按驗吉曰丞

相府有按吏之名竊陋焉公府不按吏自吉始也御史嗜酒醉嘔吐吉卓茵西曹白命斥之吉曰以醉之失去士此人將安所容乎西曹忍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後邊虜入塞發奔命卒至此馭吏習邊事見驛騎持赤白囊知虜入塞遽白吉因曰恐虜復入長吏皆老不任兵馬宜可預視吉即按省未畢有言問至吉具對御史大夫不能詳知所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吉歎曰士無不可容向不聞馭吏之言何見勞勉之有吉嘗逢見郡關死傷橫道邊不問前行見人逐牛牛吐血喘息吉使騎問逐牛行幾里已喘掾吏獨謂丞相前後失問以譏吉吉曰人關相殺

長安令京兆尹之職歲盡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丞相不親小事非所以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暑恐牛近行用暑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陰陽職當所憂是以問之吉子顯為議曹掾從禮高祖廟至夕牲曰乃使出取齊衣吉怒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亡吾爵者必顯也秋七月甲子大鴻臚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五十斛是歲光祿大夫梁丘賀為少府賀字長翁琅邪人初以能心計為武騎後為郎上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大劔挺墜於地首陷泥中

刃向上乘輿馬驚於是上召賀筮之曰有兵不吉上
還乃使有司代祠是時霍氏外孫任宣爲代郡太守
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夜亡乃玄袿服入廟執
戟郎間欲爲逆發覺伏誅其後明而入廟自此始也
賀以筮有應由是近幸爲大夫至少府爲人小心周
密上信重之賀明易賀子臨亦精於易爲黃門侍郎
講論於石渠

四年春二月詔曰迺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
見修興五帝太一后土之祠鸞鳳翱翔降集於旁齊
戒之暮神光顯著及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登於天
或降於池從四方來集於壇上帝嘉饗海內承福其

赦天下賜民爵鰥寡高年帛夏五月潁川太守黃霸
以治行尤異秩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加賜黃金百斤
潁川吏民有行義者爵人二級力田一級其真潔順
女賜帛霸爲政尚先教化而後刑罰務農桑節用殖
財去食穀馬聰明盡知下情嘗使吏人有所按察吏
還霸勞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鳥所盜肉吏大驚以
爲神以霸且知其委曲毫釐不敢有隱民有鰥寡孤
獨死者霸告吏曰某處大木可爲棺某亭猪子可爲
祭吏往皆如其言吏民不知所出皆稱神明姦人去
入他境郡丞老病耳聾督郵自欲逐之霸不聽或問
其故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乃爲姦吏因緣公

私費耗甚多皆出於民新長吏又未必賢凡治道去其太甚耳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五月詔郡國舉賢良匈奴遣弟呼留若勝之來朝冬十月有鳳十一集杜陵十有一月河南太守嚴延年有罪棄市延年爲治嚴酷冬月傳屬縣囚會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府丞年老頗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實親厚之而丞愈自恐自筮得死卦乃求告至京師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按驗有此數事延年坐誹謗政理不道先是延年毋從東海來適見報囚毋怒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行矣去汝東歸除掃

墓地待汝耳毋還歸復爲宗族昆弟言之後歲餘而誅矣延年雖酷然敏於政事令行禁止郡國肅清先是爲涿郡太守豪強放縱盜賊橫行吏民皆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強大家延年至則按誅大姓高氏等所殺十人郡中畏慄道不拾遺初上即位延年爲御史劾奏霍光擅廢立主上無人臣禮大不道奏雖寢朝廷肅然敬憚之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才至二千石大官東海賢於嚴毋號曰萬石嚴嫗延年次弟彭祖有才藝學春秋明傳經注記即名嚴氏春秋也官至左馮翊太子太傅不求當世爲儒者宗或謂彭祖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不修小禮曲意無貴人左右之

助經義雖高不至宰相矣願少自勉彭祖曰大凡通經術故當修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卒以太傅官終十有二月鳳凰集上林

是表校正七十二字



前漢孝宣皇帝紀三卷第十九

前漢孝宣皇帝紀四卷第二十

荀悅

五鳳元年春正月上幸甘泉宮郊大畤皇太子冠賜列侯嗣子爵王大夫男子為父後者爵一級冬十有二月乙酉朔日有蝕之左馮翊韓延壽有罪棄市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先是為東郡太守放散官錢奢僭逾制御史大夫蕭望之按驗之丞相邴吉以為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按問東郡事望之因令併得問之延壽聞之即按劾望之在左馮翊時放散稟儀官錢數十萬吏掠治急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劾望之按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得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

所考望之果無事實而御史按驗東郡具得延壽事
事都肆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雀延壽駕駟馬
車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駕駟馬載祭戟五騎為
伍分左右部軍正假司馬十人持幢傍轂延壽坐射
室騎吏持戟夾階列衛騎士兵車四面營陣被甲鍔
鑿居馬上抱弩負簡教使騎士戲車弄馬又取官銅
物侯月蝕鑄作劍鉤鐸放效尚方取官錢帛私假徭
役吏民及飾車騎甲用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
延壽上僭不道事下公卿公卿議以延壽前既無狀
又誣訴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坐棄市死然
延壽為治甚得吏民心吏民數千人送至渭橋老小

扶持車轂莫不涕泣初延壽以父義諫燕刺王而死
霍光顯賞其子擢延壽為諫議大夫遷潁川太守承
趙廣漢之後初廣漢患郡俗名黨大族相依以憑凌
長吏乃陰交構之以生其隙於是吏民多相怨讐風
俗漓薄延壽乃道之以禮讓和輯其俗俾有制度為
之禮節養生送死不逾禮法百姓遵用其教賣偶人
車馬下埋為物者棄之市道徙為東郡太守政理大
行吏民畏而愛之其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
□□□□之何以至此吏民間之自傷悔不復欺犯
其縣尉至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之不死因失瘖
不能言延壽聞之自傷對掾吏涕泣遣醫治之甚厚

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
罰府門卒當車前願有所言因曰孝經云資於事父
以事君而敬同今日明府早駕久駐而不出騎吏父
至府門騎吏趨出父適返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受
罰得無毀大化乎延壽車中舉手曰微子太守不自
知過還舍召見府門卒遂特用之卒是老書生聞延
壽賢故自隱於門下以延壽在東郡治爲天下最及
守馮翊行縣至高陵邑人有兄弟訟田自言者延壽
大傷之深自責稱病不聽事卧傳舍而縣令丞三老
亦自繫待罪於是訟者深自悔皆髡肉袒謝罪請
以田相讓及死不復敢爭延壽見勉勵之乃起視事

郡中翕然轉相勸勵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自言者
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也治官茂矣

二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時夏四月大司馬車騎將
軍韓增薨增者故韓王信之曾孫安道侯說之子增
爲人寬和自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歷事三主甚
重於朝廷五月將軍許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秋
八月詔曰夫婚姻之道人倫之大者酒食之會所以
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
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使民無所樂非
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爲苛
禁匈奴掘衍單于爲其衆所叛兵敗而自殺於是匈

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議者多云匈奴爲害日久今可
因其亂舉兵滅之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丐與兵侵
齊聞齊侯卒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
孝子義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和親夷狄莫不聞
矣不幸爲賊臣所殺而今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兵
不以義動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救
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若遂蒙恩得復
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義之盛也上從之壬午御史
大夫蕭望之貶爲太子太傅太傅黃霸爲御史大夫
是時邴吉年老上重之望之奏言三公非其人則三
光不明今歲星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在輕丞

相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後丞相司直奏言故事
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廷中差處
丞相後丞相謝御史大夫稍揖進之今丞相數病望
之不問會廷中與丞相均禮又望之自擅使守吏自
給車馬至杜陵視家事小吏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
買賣私所附益凡十三萬三千上由此策貶之冬十
有一月匈奴呼邀累單于率衆來降封爲列侯十有
二月平通侯楊惲坐怨望不道腰斬惲丞相敞弟以
發霍氏反事封光祿勳公廉好義讓千萬財分昆弟
宗族然自伐其賢能性好刻害發人陰伏輕慢士人
卒以此敗太僕戴長樂與惲有隙告之曰安昌侯乘

車奔入北掖門惲曰嘗聞奔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惲觀西關上指桀紂畫像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為師矣書人有堯舜不稱而言桀紂又曰天久陰不雨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上行必不至河東矣上以為戲語悖逆絕理下廷尉廷尉奏大逆不道請捕治之上不忍致法免為庶人居家治產業起室宅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智畧之士也與惲書戒之以為大臣廢退當闔門恐懼不當治產業通賓客也惲報書曰自惟罪過已重長為農夫故修賈豎之事耕桑以給公上不意當復以此為譏也夫西河郡地魏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遺

風尚節儉明去就之分今足下離舊土臨安安定山谷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移人於今乃觀子之志矣方今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惲兄子安平侯譚為惲曰西河太守杜侯前以過絀今復徵為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勞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定為盡力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俱盡力吏皆坐事誅騶馬隈佐成告之下廷尉按驗得惲與會宗書上惡遂誅惲妻子徙合浦譚坐不諫止惲與相應答有怨望語免為庶人公卿奏收朋黨友皆免官京兆尹張敞亦被奏獨寢不下會敞使捕賊掾吏絮舜有所按驗以敞當免曰五日京兆尹耳不肯為

按事敞聞之即收舜強致之死罪舜家自告上欲令敞自便利即先下敞坐楊惲事免敞詣闕上印綬因從闕下於是京兆吏民解弛桴鼓起而冀州都中有大賊上思敞功效即下詔所在召敞拜冀州刺史廣川王同族劉調等為賊窟藏於王家敞自將吏民兵車數百兩圍王宮果得調等於殿屋重轅中乃斬調懸其首於王宮門因劾奏王上不忍致法削其戶冀州盜賊禁止遷太原太守郡中清淨所在治理論衛悅曰天子無私惠王法不曲成若張敞之比以議能之法宥之可也使之亡非也

三年春正月癸卯丞相邴吉薨謚曰定侯子顯嗣有

罪上不忍絕削爵為關內侯二月壬辰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霸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綱紀風采不及魏相邴吉于定國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神光並見燭耀齊宮十有餘刻辛丑鳳凰集長樂宮文章五采色留十餘刻吏民並覩賜民爵一級鰥寡孤獨帛令民大酺五日時天下殷富數有嘉應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其民王褒作中和樂宣布歌詩選好事童子何武等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上召武等觀之皆賜帛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當之益州刺史因奏王褒有逸才能為文上乃徵之待詔後召褒為領領聖主得賢臣之意褒對曰春秋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

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趣舍省而
 功施普器用利則事力少而成效多故工之用鈍器
 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朴清水
 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忽若彗汜
 畫塗如此乃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
 袤百尺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
 苦盛暑之鬱懊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慘何
 則有具者易其備夫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
 內也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周室之隆齊桓設庭
 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是觀之明君人者勤於求
 賢而佚於得人人臣亦然故世必有仁聖之王而後

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起龍興而致雲蟋蟀候秋
 吟蟬蛸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
 多士生此王國故聖王必待賢臣而弘功業雋士亦
 俟明主以顯其德止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愉
 悅無斃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沛乎若巨魚之縱大
 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何令不行化溢四表橫
 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闕望而
 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恩從祥風逮德與和氣
 遊太平之責塞優存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
 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
 啣噓呼吸如喬松耶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

蓋二前漢紀卷五

文王以寧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頃之拜褒為諫議大夫數為辭賦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寶可祭致之使褒祠焉褒道病死六月辛巳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延年和寬裕論議持平稱為名臣是歲置西河屬國都尉以處匈奴降者

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有罪自殺胥好倡樂逸遊力能扛鼎空手搏羆豕猛獸動作無法度昭帝時數使巫祝禱上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祝詛如前楚王延壽謀反胥與私通書延壽既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後復祝詛胥官中棘生十莖莖赤葉白如

素池中水變赤魚死有鼠舞王後庭中後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自殺謚曰厲王其子為庶人匈奴單于臣道弟谷蠡王入侍以邊塞無寇減戍卒十善二大司農丞耿壽昌為筭能商功利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餘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南上黨太原郡穀足給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半又奏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貴時減價出糴以贍貧民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乃賜壽昌爵關內侯是時糴穀甚賤農人少利故設常平倉而蔡揆以好農而為使者勸農於郡國昔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

前漢紀卷五

八

除山澤邑居三分減一為六萬頃治田勸農則畝益三斗不勸損亦如之增減轉為穀百八十萬石矣故農事不可以不勸糴甚貴則傷民糴甚賤則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五口之家治田百畝歲常不足以自供若不幸即有疾病死喪之費則至於甚困是以民不勸耕而糴至於甚貴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視歲上中下上熟自四中熟自三下熟自倍饑亦如之故上熟官糴三而舍一中熟官糴二而舍一下熟官糴一而舍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而糴之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而糴之

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以相贍補故雖遭饑饉糴不甚貴而民不散穀價常平行之魏國魏國強富夏四月辛丑朔日有蝕之是謂正月朔慝未作春秋左氏傳以為重遣丞相御史掾吏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冤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改者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王單于遣子右賢王鉢婁渠堂入侍而呼韓邪兄左賢王自立為郅支單于遣子入侍三月丁巳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延壽薨夏四月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鍾及筍篴銅人皆生毛長二寸許甲申太上皇廟災甲辰孝文廟災上素服五日冬呼韓邪單于遣弟

左賢王朝賀

二年春正月立皇太子囂為定陶王後徙為楚王詔曰乃者鳳凰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槁榮茂神光並見列侯受禎祥其救天下減民筭三十賜諸侯王丞相將軍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朱崖郡亂夏四月遣護軍都尉張祿將兵擊之御史大夫杜延年賜安車駟馬免五月己丑廷尉于定國為御史大夫秋九月立皇子宇為東平王冬十月幸雲陽宮營平侯趙充國薨謚曰壯武侯以功德與霍光等圖畫相次於未央宮第十一第一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次曰衛將軍富

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陵侯邴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楊德侯劉德次曰少傅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以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邵虎仲山甫焉至成帝時西羌常有警成帝思將帥之臣詔黃門侍郎楊雄即充國畫像而頌之曰明靈惟先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我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尅請奮其旅于罕之羗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

制勝威謀靡亢遂尅西戎旋旅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之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糾糾桓桓亦紹厥緒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為郅支所破遂稱臣來朝上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以為聖主先諸夏而後夷狄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其下太子太傅蕭望之議曰單于夷狄禮儀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蠻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羈縻之義謙厚之禮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往荒忽無常如使匈奴後嗣不闕於朝饗不為叛臣信讓行乎蠻

夷福祚延於無窮此萬世之長策也上令單于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璽綬冠帶衣裳安車駟馬黃金錦繡繒絮使有司導單于先行就邸

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書曰西戎即序言皆順從其序也道理遼遠人物介絕人事所不至血氣所不沾治不告諭以文辭故正朔不及禮義不加非導尊之也其勢然也王者必則天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故盛德之主則亦如之九州之外謂之藩國蠻夷之君列於五服詩云自彼氐羗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地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故遠不間親狹不亂華輕重有

序賞罰有章此先王之典禮故舞四夷之樂於四門之外不備其禮故不見於先祖獻其志意音聲而已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以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二月單于罷歸遣衛將軍車騎將軍騎都尉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歸幕南保光祿城而郅支單于遠遁匈奴遂定詔曰乃者鳳凰集新蔡衆鳥四面行列而立以萬數其賜汝南太守帛百疋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各有差賜吏民爵二級無出今年租三月巳巳丞相黃霸薨五月甲午御史大夫于定國爲丞相初定國父于公爲東海郟縣獄吏郡決曹掾決

獄甚明理法者皆無恨郡中爲之立生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老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去姑告鄰人曰我年老久累丁壯其後姑自剄而死姑女告婦殺我母吏驗治甚急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婦孝養姑十餘年以孝聞於天下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乃抱具獄哭於府門上因辭病去郡中枯旱三年及後太守方召于公于公曰前有孝婦不當死枉□誅 咎 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因表其墓天乃大雨于公其里門間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興故人爲之語曰于公高門以待

鈔本不作闕文

封嚴母除地以望喪定國少為文法吏及在卿位乃
逝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謙讓恭敬士雖
貧賤徒步皆與均禮為廷尉八年持法平端朝廷稱
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天
下自不冤然好飲酒至一石不能亂益精明邴吉之
薨也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皆以次見用後太僕
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萬年沛人也外行廉平內行修
飾在位稱職然善事人邴吉疾病中二千石以下謁
問疾吉遣家丞謝之已皆去唯萬年獨留昏夜乃歸
好為曲意如此子咸剛直有異才萬年嘗召咸具下
教戒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之咸叩頭謝曰且饒

所言大人乃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咸復御史中
丞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頗言石顯長短為
顯所奏坐漏洩省中語一獄減死後歷州郡所在令
行禁止官至少府其治嚴酷傲嚴延年然性奢侈其
廉不及詔諸儒博士講五經同異於石渠太子太傅
望之平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
侯尚書穀梁公詳春秋左氏傳博吐冬烏孫公主求
歸年七十餘矣與烏孫男女二人俱來賜田宅奴婢
朝見儀比於公主焉

四年夏廣川王海陽有罪廢遷房陵冬十月丁卯未
央官宣室閣災

黃龍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如初二月單于歸國詔曰朕既不明敷申詔公卿大夫順民所疾苦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或以酷惡爲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賦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務爲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爲意朕將何任御史計簿有疑不實者按之使真僞無相亂三月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微宮是歲未央宮殿輅軫宮中雌雉化爲雄毛衣變而不鳴無距冬十有二月甲戌帝崩於未央宮

讚曰本紀稱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治之士咸精其能至於伎巧器械之資後世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遭植匈奴乖亂推亡固存申威北狄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德侔殷高宗周宣矣漢武之世得賢爲盛公孫弘倪寬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卜式發迹於牧羊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斯位乎孝武踐祚方用文武求賢如不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偃而歎息群士慕義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桑弘羊擢於賢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磬出於降虜斯亦當時板築牧牛之徒明矣漢之得人於斯爲盛儒雅

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律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至孝宣承統繼修鴻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張敞之屬皆

有功迹見於後世叅其名臣亦其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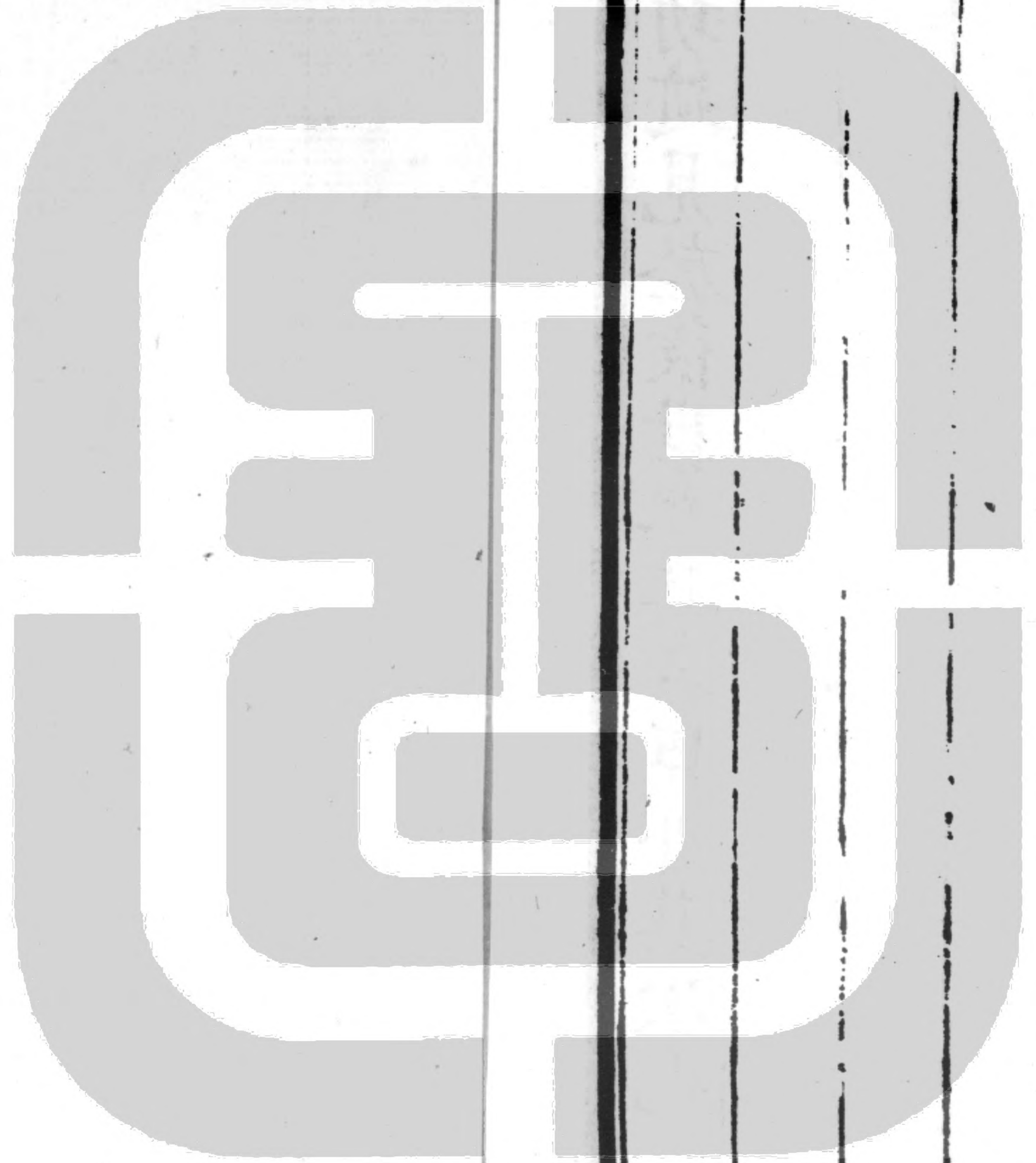
前漢紀宣皇帝紀四卷第二十

右迪功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張寔校正

丙寅正月二日竟日校得十卷訂正一百十五字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聖